



蘇姑菩薩寶傳

風説文庫
文庫 19
F.3.22
6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中一老人鑒定

麻姑菩薩寶卷

大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正月李正旺捐貲重鐫

麻姑寶傳

張家口善士茂林公李正旺者諸惡不作眾善奉行孝
心誠篤欲思先亡父母宗親高超三界永享極樂清福
忽遇黃梅五祖傳麻姑傳五女傳十告靈文九陽關五
書敬閱追思正合心意大有益於先亡宗親也與余相
商樂捐貲重刊行世夫此五種書傳世原爲救度世人
引誘向善改惡積功培德克已復禮成就十全好人感
格天心默蔭至人相遇指示厥性復初天仙大道依

法修成丈六金身在儒為聖在釋為佛在道為天尊則
以慰遺留書之心願也矣但遇此書皆是三生有幸如
依書究追細微身體力行尋訪高明至人自然得遇指
授自性彌陀真正如來自已古佛一尊方不枉投東一
轉得為人身一世者也亦了捐費重刊刷印之願心也
特此企盼厚望之至禱如是記數語緣起重刊之意云
耳

皇清宣統三年端陽節吉日青陽山人易南子拜記

蘇姑菩薩寶卷

中一老人鑒定

青陽山人易南子拜閱

茂林山人李正旺捐費重鐫

詩 法鼓通三界 金鐘震十方

曰 仙人登寶坐 演卷免災殃

妙道大藏經中 選出一段因果 乃是蘇姑 修行

寶卷 出在大唐輝宗 駕坐大國長安 有四川省

都平州 金花縣候家庄 出了一家員外 姓候名

果字本元 娶妻張氏 年至四旬身乏無子 所生
一女乳名真定 小姐生來聰明 自幼好善 年長
一十二歲 家中供奉 金仙聖母 無生老母 觀
音大士 白晝焚香叩首 黑夜參禪打坐 不覺年
長一十五歲 常見生老病死苦心入山盼道 躲
離生死 不知明師何處 小姐終日憂愁 一日夜
眠 小房夢見一位媽媽 手持黎杖 走到床前問
曰 小姐何不投師 小姐應道 有心拜師 不知

何處所有 媽媽說 河南濟源縣 有一玉陽山
西連秦嶺 北靠金爐 東有一古廟 名叫白鶴堂
長安玉陽公主 在此那裡修身 此人本領較大
你若拜他爲師 大道可得 言畢飄然而去 真
定夢醒 方知神人點化 次日來到上房 將夢中
之事 說了一遍 辭別一雙父母 要奔玉陽修行
詩 一日在世一日憂 疼兒心腸幾時休
曰 真定雖說脫身話 二老豈肯放金鈎

候真定來到了上房以內	拜過了爹合娘二老雙親
見有心到那裏修行跔道	尊過我父母命纔敢起身
候員外叫一聲真定孩兒	聽我把前輩古說來你听
昔日裡有一個高才賢女	括乾海尋父骨葬埋墳塋
感動了太白星臨凡下世	次後來到如今天下馳名
又一個焦花女哭麥行孝	衛南華去平水與父爭功
想前輩俱都是盡忠盡孝	誰像我養女兒要入山中
況且你女流輩單身獨自	入深山歸曠野怎去修行

勸我兒在家中侍奉二老	強是你入深山盼道一生
候婦人聽言罷吊下痛泪	叫一聲真定兒你好絕情
我二老年高邁身傍無子	單生你真定兒孤女花童
指望你成人大堂前盡孝	到後來把二老殯葬墳塋
你如今去修行佯徇要走	撇下你爹合娘誰人應承
况且說夢中事豈可憑信	那是你心頭想杳杳冥冥
自古來修仙人無干帶萬	到如今有幾個不老長生
兒自幼在娘前串來過去	怎捨你離家鄉千里遠行

勸我兒你早些回頭轉意 你莫要信邪說跳入火坑
那真定說到 爹娘勸孩兒 盡孝得名固是正理
只說一日閻王要命何處去躲誰人可替

詩 光陰似箭催少年 爭名奪利枉徒然

曰 迷人只等無常到 想要回頭難上難

候真定叫爹娘不必苦勸 孩兒把前輩古說來你聽
有一個黃花女成仙了道 辭父母入深山盼道修行
曹仙姑毛仙女皆爲生死 那一個戀家緣能爲仙童

趁早兒不尋個躲身之處 臨危時無常到想躲不能
老爹娘開牢籠還則罷了 若不肯你孩兒懸樑喪生
話說員外叫道婦人你看孩兒真心修行你我若是強
留倘生變故如何是好不如叫他修行去罷想是你我
命該如此婦人聞言沉音半晌說女兒既然要去我二
老難以強留我的兒身高歲大路上怎麼行走且自回
房安歇到明天叫你爹爹送你前去我兒意下如何小
姐聞言回綉房去了

詩 真定聽說回房去 点起燈來整行裝

曰 東方未明他先起 更換衣衫到上房

候真定望父母雙膝跪下 拜過了爹合娘養育之恩
懷抱兒三年整移乾就濕 撫養我十五歲萬苦千辛
也只說兒長大堂前行孝 全不量半路上閃了娘身
勸爹娘你不必傷心吊泪 兒是個裙釵女浮萍無根
掐指算兒今年一十五歲 不修行在咱家還在几春
自古道養女兒虛花一朶 怎比得拜孝男傳嗣後人

只要我二爹娘多行好事 老天爺他不絕善人兒孫
倘若是一子堂前盡孝 你的兒去修行也不憂心
兒倘若功果滿成仙得道 候家庄來度我二老雙親
那時節一家人團圓聚會 靜樂宮享清福萬載長春

詩 左右不離在娘前 一去修行永不還

曰 漫說婦女心腸窄 就是男子也泪懸

候婦人聽言罷傷心吊淚 好似那提鋼刀來刺娘心
非容易恩養兒一十五歲 也不知費爲娘多少精神

平日裡在家中一日不見 娘如同失吊了萬兩黃金
此一去生活死未可立定 想見我真定兒那裡去尋
倘若到那裡投師得道 寫一封平安書稍回家門
娘知道我的兒修行何處 叫你家老爹爹瞞着你身
將你的破衣服多帶幾件 防備着深山內少線缺針
候婦人說不盡母女恩愛 候員外在一旁吊泪傷心
候真定叩頭起往外所走 候婦人眼含淚送出柴門
候真定將行走回頭望母 嘆壞了他的娘年邁婦人

詩 流泪眼觀流泪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曰 一去玉陽路千里

何時探母歸故郡

候真定只在那頭前所走 後跟着候員外白髮老翁
父女們出離了金花縣內 候員外叫女兒不知路徑
候真定在路上望空祝告 飛來對白蝴蝶引路前行
有心把路上事一一細講 真乃是萬里道山水無窮
不如咱省點事少說几句 咱將那大概處畧叙幾宗
父女們只來到渭水河上 候員外把女兒叫了一聲

麻姑書院寶卷 卷之六
父女二人在渭水河上員外便叫一聲女兒你看那樹
上是什麼東西小姐抬頭一看說爹爹原是幾雙烏鵲
員外說道因何老鵲穩坐小鵲打食小姐說爹爹豈知
烏鵲有反哺之義員外說既知烏鵲有反哺之義我二
老若大年紀你還要入山修行麼真定聞言低頭不語
直往前走

詩 員外一陣暗傷情 路上解勸女花童
曰 真定立心去跨道 好是耳傍吹來風

侯員外在路上好言解勸 小女兒他只當耳傍吹風
父女們過去了渭水河岸 東北角太華山只在望中
有一道黃河岸方纔過去 出離了潼關口又望正東
走了些高山嶺不知名號 過許多長流水記他不清
自幼兒坐綉樓習學針線 那曉得這外邊許多地名
夜晚間宿在了神堂古廟 白日裡與爹爹作伴同行
起身時百花開楊柳發綠 到如今白露降遍地秋風
只走了五六月未停一日 金花縣撇在了萬里雲蒙

把一條新羅裙磨去半截 也不知紅綉鞋几次重更
父女們入在了濟源郊界 果然間好風光人傑地靈
見一座天壇山高大峻秀 過去了王屋鎮又到辛城
往前走又閃出大山一座 也不知他叫做甚麼地名
父女們孤恹恹正往前走 猛然間黑黎虎攔住路徑
要知道他父女遇虎何處 就在那虎腰下虎嶺村東

詩 父女正往前行走 忽然猛虎現出形

曰 真定秦嶺迷了路 王母點化現村庄

話說他父女行至秦嶺山下正往前走面前擡出一隻
猛虎眼如燈光口晒血盆順撲道路而來員外一見魂
飛天外魄散九霄嚇得沉昏在地那真定慌忙走了几
步言說山神山神奴乃侯真定那是我家爹爹送我玉
陽修行偶遇猛虎阻路寧可將我傷害莫可傷我家爹
爹真定祝告已畢只見猛虎伸腰擺尾往山中去了小
姐急忙上前扯住他家爹爹便叫爹爹醒來猛虎去了
孩兒在此員外睜眼一看果然猛虎不見嗟嘆一聲說

兒呀你看山中猛虎交串虫蛇極多怎麼在此修行不
如隨老父回家去罷真定說爹、害怕你就回去代孩
兒獨自前去員外說二人且不敢行走一人怎敢賒路
真定說孩兒若還害怕就不敢來修行既來修行就不
害怕兒意已定不必多勸爹、回去見了我家母親就
說孩兒死在虎口叫他斷心割腸再不必思念與我員
外聞言兩眼落淚說女兒當真不回去了真定說孩兒
既然出門決不回家員外說你捨得老父老父怎捨得

你真定說爹爹不必悲痛孩兒修行不死還要回家探
望與你

詩 員外聽說斷肝腸 恨心女兒不還鄉

曰 孤身獨行歸家去 路上常懸泪兩行

侯員外無奈何回家去了 侯真定止不住兩泪泔泔
出門來父女們同行作伴 至如今孤恹、轉回家門
離家鄉路千里山川阻隔 何日裡老爹爹纔回故郡
侯真定在路上哭啼多會 拿死心奔玉陽展去泪津

往前走不曉得東西南北 滿坡上長荒草路途不分
四下望盡都是怪石古木 那有箇人居住一庄半村
耳傍邊只聽得猴啼虎叫 老天爺偏奏巧細雨紛紛
眼看七四山晦紅日西墜 今夜晚奴可到那裡安身
且不說侯小姐山中迷路 再說那西瑤池 金母元尊

詩 香烟杳杳寶扇開 金童玉女兩邊排

曰 金鍾一响天地動 王母早坐聚仙台

話說王母娘娘早坐法台金童報到侯真定山中有難

王母聞言大發慈悲駕起祥雲來在秦嶺山下望空出
氣一口化作荒庄一座清風幽雅隱了真形變一婦人
坐在門首等侯真定到此這也莫提且說真定入到秦
嶺山內見林檎較大天色已晚好不怕殺人也

詩 真定獨行到深山 孤踪寂寞少人緣

曰 漫說婦女心驚怕 就是男子也胆寒

侯真定迷了路仰天啼哭 走過了多半晌未見一人
往前走尋不着陽關大道 俱都是亂石坡荒草荆針

踏頑石歪破了綉鞋數對
過荆針掛壞了百幅羅裙
口咬着青絲髮串架掛葛
金蓮破並不知十指連心
渾身上出慌汗如同水洗
紅羅襖不顧扣手提衣襟
老爹爹在路上焉能知道
我的娘在家中怎得知聞
忽拉七踏翻了頑石一塊
不登上捨壞了粉面珠唇
西王母你不是將我點化
分明是把奴命送到山林
侯真定正着忙抬頭觀看
只見那嶺後邊冒起烟雲
想必是那山後有人居住
不覺得把愁腸去了几分

登山望果然有茅菴幾座
好似那小嬰兒見了娘親
觀青山並綠水白雲環遶
栽幾科桃梨樹四季長春
籬邊菊初開放幽香可愛
看家狗如猛虎不咬驚人
門外邊坐一位白髮媽媽
賽過了西天上金母元尊
侯真定忙上前端肅下拜
老媽七忙還禮動問一聲
話說真定來到荒庄以上望見老母深深下拜媽媽問
其原音真定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媽媽荒忙跣起請到
草堂飲食厚待真定用畢茶飯說道請問媽七高名上

姓異日得地好來報恩。媽媽說老身姓王，小姐說素不識面，如此討擾，難報媽媽之恩，真乃令人割肉難忘。媽上說有心與你，多叙多叙。小姐是行路之人，身上伐困，枕被捕設，停當小姐安歇，明早再來叙話。真定說媽媽請回。

詩 媽媽說罷，佯徇去。喜壞真定女娥媼。
曰 設若玉陽得了道，要度媽媽上天堂。
侯真定在草堂心中暗想，誇不盡老媽七待人有情。

黑夜間收留我，飲食厚待。兩鬢白，尙與我捕床送燈。
到後來我若是成仙得道，寶庄上來度他同赴天堂。
侯真定念不盡媽七好意，西王母出草堂，又顯神童。
話說王母娘出離草堂，心中暗想：真定雖來修行，凡心還不知退與不退，不免化一個白面書生，將他淫戲，一把看他動靜如何。

西王母顯神童，搖身變化。變一位美男子，白面書生。
菴花面如浮粉，風流俊俏。十指尖如玉笋，溫柔齊整。

帶一頂小儒巾，飄帶兩根。穿一身翠藍衫，目秀眉清。悄悄密密，站在了草堂門外。雙手而叩柴門，暗叫連聲。侯真定將就寢，銀燈未息。猛聽得柴門外有人所行，想必是老媽媽又來叙話。急忙忙整衣衫出門去迎，用手而開開了柴門兩扇。走進來一少年白面書生，侯真定見書生魂飛天外。莠花面代怒氣問了一聲話，說真定方欲就寢，忽聽門外有人叩門，當是媽媽又來叙話，慌忙開門去迎，原是一位少年書生。真定一見

勃然變色，說道：「奴乃行路之女媽媽，留俺在此。相公來到，爲何書生應道：『我見小姐獨坐草堂，小生特來作伴。』真定聞言，冲冲大怒，看你的儒冠儒服，必是讀書之人，豈不聞長幼有序，男女有別，何敢如此無禮？」書生應道：「天地網緼，萬物化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小姐何云無禮？」真定說相公所言，乃俗家之事，奴是出家之人，修行伴道，相公胡談。」

詩 真定說出修行話 書生趨勢用巧言

曰 自古男女皆婚配 那箇神仙不私凡

那書生講說罷滿心歡喜 說起來修行事正合吾心
自幼兒不貪那功名富貴 居林泉十數載養性修真
請小姐隨吾到蓮花洞內 結一對鸞鳳交同看經文
白日裡坐蒲團聯肩論道 黑夜間卧石床共枕談心
天生就並頭蓮神仙兩個 千里外來相會結成婚姻
好比就秦樓女吹簫換玉 連理枝棲雙鳳徹夜長春

詩 小姐聞言怒氣冲 毀罵無端小狂生

曰 混亂乾坤羅網滅 不尊王法敢胡行

侯真定听此言冲冲大怒 好一箇無羞恥強暴凶人
唐王爺有道君長安正坐 作禮樂明政刑鎮壓乾坤
聞聽說濟源縣中華地界 難道說無王法地暗天昏
你若是出茅菴還則罷了 如不出我就要喊叫四鄰

詩 書生微微笑 小姐講話差

曰 山高皇帝遠 那箇知王法

那書生聽言罷微上冷笑 那些話只可嚇三歲頑童

這周圍數十里無人居住 總然間你喊叫那箇能聽
今夜晚宿在我荒庄以上 好相似天邊鳥自入牢籠
你總有凌雲翹飛走不脫 勸小姐不如你早做人情

詩 小姐一陣暗傷情 千山萬水來修行

曰 只說跳出苦海外 誰料陷入是非坑

侯真定在茅菴左思右想 這一會道叫我無計可生
他若是草堂內強行無禮 壞了我修行事料也不成
正作難忽想起一條妙計 今夜晚我須要就計而行

侯小姐當時問將話改變 回言來說於那少年書生
既然間叫我去頭前領路 奴隨你蓮花洞同去修行
那書生聞此言佯徇就走 侯真定出草堂拐了路徑
話說真定小姐出離草堂月光底下用目觀看只見庄
外林柳甚大轉身往岐山而逃前行不過大半里又遇
深崖攔路回頭就走只見書生後邊緊追到方欲遮
身林下那書生一言叫道小姐不必隱藏我生早已望
見了真定無奈何坐在崖前相公說小姐走頭無路可

該從下親事真定說在從死在這裡斷無從親之說書
生說小姐可識人勸真定說爲人豈不識勸書生說小
姐穩坐听我道來

白日裡在深山孤恓難過 到晚間卧草堂冷淡傷情
穿一身破道袍少衣無袖 吞几口野茅根且把饑充
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兒女 誰是你知心人將你心疼
勸小姐你若耍隨我前去 配一對好夫妻快樂無窮
冬煖閣夏紗帳呼奴喚婢 朝食肉暮飲酒自在受榮

羅幃帳貪頑耍魚水交會 繡枕上歌曲唱鳳和鸞鳴
夫婦們說几句知心好話 總然間受飢寒心也安寧
看小姐你是個聰明伶俐 這件事爲甚麼這樣懺僮
侯小姐听说罷心中大怒 好一個無羞恥村外狂生
你總有蘇秦口張儀說法 想亂我修行事萬七不能
那書生听说罷雙目齊皺 太和氣話一轉霹靂雷霆
好言語說過了千七萬七 小奴才執死方只是不從
男共女都有個三回九轉 從未見這樣人捶打不明

那有這閒工夫與你細講
學一個楚霸王強上硬弓
將腰中青絲帶用手解下
拴你到蓮花洞要把親成
侯真定見方像有些不好
打一個轉身而投崖喪生

詩 悠悠明崖萬丈深 俱是破石合荆針

曰 漫說真定是女子 就是鉄人難見魂

侯真定尋無常投崖喪命 慌壞了西王母忙救善人
雲頭上將袍袖望空一擺 霎時間提到了玉陽山根
侯真定在空中昏迷不醒 魂靈兒悠蕩如見閻君

好似那桂花飄輕上落地 並不知跌着他一毫半分
昏沉沉多半晌心中伶俐 睜開了流泪眼好不驚心
昨夜晚荒庄上投崖一死 爲那間我如今獨坐埃塵
想必是彼一時神人點化 那一個小書生不是凡人
侯小姐望空中深上下拜 拜過了衆神靈點化奴身
話說侯真定投崖一死多虧神人相救將他提到玉陽
山根醒來方知神人得救謝神已畢又往前走正在驚
疑之處思念之間忽見翠柏青松圍繞綠水長流上前

觀看有一洞府門上有字上寫着清淨自在神仙府道
遙快樂羽士家又寫白鶴堂三字正然觀看又見朱紅
門大開出來一個女童真定問道此處何人居住女童
應道唐王玉陽公主在此修行真定聞言喜出望外果
應此夢隨定女童同到白鶴堂見了皇姑躬身下拜皇
姑命坐一傍問其來音真定說仙師尊坐听弟子道來
侯真定望仙師端肅頓拜 聽弟子把出家稟告師尊
家住在四川省都平州內 金花縣侯家庄有我家門

父姓侯字本元母名張氏 單生奴名真定愛如千金
年長着十二歲看經好善 俺家中供養着金母元尊
白日裡念真經聲七不斷 到晚間參禪坐無改善心
忽然間我想起生老病死 那一個脫苦海長在紅塵
那夜晚在夢中神人點化 他叫我玉陽山投拜師尊
因此上棄故里前來相訪 望仙姑收留我受教仙門
話說真定小姐將家緣居住訴了一遍皇姑說千里來
投那有不收之理只是廟中稻梁短少不能顧盼小姐

向別處投師去罷真定說千里來投如同飢人望食一般若不收留只是一死而已說罷滿眼落淚悲哀不止皇姑沉音半晌言說罷了小姐既然不肯前去暫且收下再作商議真定聞言如此師尊在上容弟子下拜拜師已畢留在廟中每日講經說法這也不必細表一日皇姑早坐法台將真定叫道廟中稻梁不多有心命你往山下種麻你意下如何真定說弟子尊命

詩 真定拜師律徇去 山下種麻用苦工

曰 若非受盡苦中苦 怎得麻姑萬古稱

侯真定忙來到山下觀看 喜不尽好上壤肥潤可耕
每日裡來往走不暇食息 只做到日落西纔把工停
不多時種下了田麻數畝 老天爺偏湊巧細雨清風
雲霧收天色晴山下觀看 麻苗而如水洗枝綠葉青
終日裡在田間搞苗拔草 人人誇好麻苗齊節肥豐
忽然間五六月天遭大旱 遍地裡火光起賽過籠蒸
把麻苗只旱得枝枯葉落 侯真定乾拍手無計可生

倘若是把蔴苗尽都旱死 老師傳怪下罪我怎應承
無奈何担一付柏木大桶 嶺後邊去取水浚蔴用工
小路險金蓮小左傾右倒 水担重柳葉軟曲休彎弓
破肩掛研透了兩臂在外 將綉鞋俱湛壞雙足難行
綠細褲穿不住引線補納 高低透露出來裝脚白綾
花容衰月光虧面似苦鬼 披着頭露着足不像人形
自幼而在綉樓養身惜體 十五歲未走過三里路程
至如今受這些無邊心苦 俺的娘在家中知必心疼

那真定記在那玉陽山內 再明明張氏女思念花童

詩 侯真定功成得道 度雙親同升天宮

曰 雖說是前受辛苦 到後來身享華榮

話說張氏自從女兒修行去後終日思念晝夜啼哭一
日悶坐庭前將員外一言說道咱家女兒修行三年有
餘在無音信爲妻與他做了幾件衣服還有綉鞋幾對
有心叫你與他送到那裡瞞着女兒不知你意如何員
外說像他不孝之人你我何須提他他道無有念咱之

心你我那有憐他之意任他死活再莫要思念與他婦人聞言放聲痛哭苦七哀告員外無奈收拾袍袂行裏奔往玉陽探望女兒路上行走不必細講半載光景來到濟源縣內玉陽山前話說那金仙聖母變化一個貧婆在此等候員外上前問道老大嫂我的女兒在此修行你可知道貧婆問道你女兒叫就何名員外說道乳名真定貧婆又說你望西嶺看担水浣麻是也不是員外抬頭一看果然有一個女兒担了一付水桶從那裡

而來員外左一看右一看說道你是真定女兒爲何這般光景真定說道孩兒每日担水浣麻不顧整理容顏所以折磨如此員外聞言滿眼落泪好個受苦女兒呀

詩 員外一見泪珠垂 我兒心下當自存

曰 修行之事從今止 更換衣衫隨父回

候員外止不住兩眼落泪 哭一聲受辛苦女兒花童想當初你不听爲父解勸 一心心要往那玉陽修行就知道修行事無有好處 到如今身遭難果然災星

在家坐繡樓呼奴喚婢 風不吹雨不洒整理花容
至如今還不如了鬢使女 在田間學耕種担水用工
黑如鉄面如柴鳩口鵠面 人不人鬼不鬼不像人形
我若是再遲來三朝五日 父女們大約是難得相逢
叫女兒你快將衣服更換 隨老父回家去自在受榮
話說真定小姐担水浚麻容貌損枯不像人形員外一
見痛傷不止我二老憂念你在山中受苦與你做了衣
服几件繡鞋幾雙我今特來送望兒將衣服繡鞋換了

隨老父回家去罷真定說爹、既來盼望孩兒將衣服
繡鞋撇下這山中少鍋缺灶不能與爹、造飯孩兒出
廟時節師傅與我仙桃三個孩兒用了一個還有兩個
爹、食一個消飢解渴將那一個與我家母親捎回以
表孩兒一點孝心欲待與爹、多叙師傅知道見罪難
當爹、歇息一時回家去罷我還要担水浚麻說罷担
起水桶即往山後取水去了

詩 真定說罷徬去 閃的員外孤零零

曰 無奈回家忍飢渴 用下仙桃如雲登

侯員外見真定徻徻去了 只閃的老員外獨坐流平
少不得下山坡放声痛哭 哭雨聲烈性女不回家中
走一步哭一聲自思自想 難道說為嬌兒哭死不成
展去了腮邊泪即透大道 雖然走常回望難見花童
正行走猛覺得肚內饑渴 忽想起取仙桃只把饑充
侯員外將仙桃用到腹內 也不饑也不渴當時身輕
好也似鳥離籠飛天展翅 又好似太虛空風吹雲行

侯員外在途路且悲且喜 不幾日來到他四川都平
到家門老婦人忙來迎接 員外把玉陽事前後表明
話說員外用了仙桃不多一時來到家中見了婦人把
女兒浚蓀遺桃之事一一說明婦人聞言且喜且憂員
外將仙桃取出付與婦人張氏將仙桃接在手中用到
腹內忽覺心安神胎如有人道之感遂即身懷有孕婦
人便叫員外我今身懷有孕不知是男是女員外所說
望空祝告神靈我若得一子接續宗支酬謝諸神光陰

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懷胎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婦人員外歡喜不盡、滿斗焚香、答謝神靈。

詩 張氏吃桃身懷孕 十月胎足降生男

曰 夫妻得兒心歡喜 廣生堂內答謝神

侯員外見小兒滿心歡喜 經堂中焚明香答報諸神
我年長六十歲得了一子 天保佑不絕我後代兒孫
倘若是小孩兒成人長大 我許下吃長齋日念經文
隨起名叫王桃六親知道 當時間開轟轟改換門庭

詩 員外心歡喜 得下小兒童

曰 親戚都來賀 有了人送終

話說員外、夫妻歡喜不盡、抱定孩兒、行不離步、坐不離懷、合家歡喜、過着光景不提、又表真定、在此玉陽山修行、不覺光陰似箭、渡過黃河二十餘年、那金仙聖母親來點化、見他山下往上担水、甚是不便、隨化爲民間貧婆等候、真定來到山下、貧婆說此處就有泉水、何不揭開、真定便說、泉水那裡、貧婆說此地就是、那真定上前

揭開果然是寶、貧婆又說你日後不必担水、我傳你金丹口訣、你須要加功進步、苦心修煉、還得百日功成果滿、我來度你上天、說罷袖內取出丹經一卷、付與真定、貧婆書了一道金光騰空去了、小姐拜畢、回到白鶴堂、說與師傅、皇姑將丹經展開觀看、乃是養性的根原、那公主與真定、忝悟丹經、忽然七竅大通、忝透此理

詩 真定接書心歡喜 拜別老母謝師尊

曰 展開丹經從頭看 字字行行寫分明

上寫着頭一戒、割私去慾 塵世事都斷了、依戒奉行

第二戒、只要你堅心守道 有進心無退念、自然功成

第三戒、除邪淫萬緣放下 晝夜間常打坐、要下苦功

第四戒、莫要貪虛花境界 只等得靈光智、智慧聰明

第五戒、鎖心猿牢拴意馬 迷却了生死路、闖出四牲

到那時、你修的功成果滿 離塵世超仙界、跳出凡籠

詩 看畢一丹經 字字說分明

曰 忝透其中理 人人得長生

話說公主雖然修行數載未得親傳今日方知此理師徒
二人依戒而行又表公主取白銀十兩便叫真定這是
銀子十兩交付與你卽該回家你那一雙父母大限將
到送他黃金入櫃卽時回來再下苦功真定聽說辭別
師傅離了玉陽山駕起五色祥雲一時光景來到家下
見他爹娘身得大病卧床不起來到床前員外便問你
是那裡師付真定上前雙膝跪下說道我是二十年前
不孝真定回到家探望爹娘那員外聽說女兒回家免

強起來抱頭痛哭大放悲聲

詩 員外一見放悲聲 哭聲真定女花童

曰 正是久旱逢甘雨 好似他鄉遇故人

侯員外見女兒勉強起來 哭一聲我的兒今日回來
我只說與嬌兒不得相見 二十年不來家看望雙親
趁今日把親戚請到家內 將家財交付你再不憂心
把你的小兄弟你要寬待 我死後他是你貼己之人
今纔知養女兒盡忠盡孝 病好了與你尋的對良門

員外說事不好我今死去 婦人說娘兒們兩下離分
老兩口夜晚間一身死去 只落得兩手空去見閻君

詩 人死如灯滅 好似湯潑雪

曰 有心活一百 閻王不容說

話說真定姊妹二人將他父母入殮殯埋以後真定又
見他兄弟年幼未曾婚配想了多會娘舅無子止有一
女無婆家便叫二舅孩兒有伴心事與舅舅謫議不知
意下如何母舅言說你講我聽真定言說我爹娘撇下

許多產業無人照管又撇下桃年幼少爹無娘誰人憂
慮我想二舅跟前無子只有一女以孩兒之言將我王
桃兄弟與你作一門婿咱兩家親上做親防備養老送
終之人一則二舅有靠二則王桃有歸三則家產有人
照管三全其事二舅聽說隨即許親擇定良辰吉日將
兄弟親事成就辭別眾親回到白鶴堂見了公主將家
中之事說了一遍公主言說真定你的功圓果滿你不
必浚麻我今送你道號叫做麻仙姑在此修行咱功成

果滿此話不提，又表玉陽公主，乃是唐暉宗皇帝女兒，道號稱爲玉陽仙姑。出家玉陽山前萬壽宮，後到白鶴堂修行。忽然一日觀看本宮樓台殿閣，年深日久被風雨損壞，無人修理。奏準父王重修，廟宇金想神像。聖旨下來，卽命孟州太守兼功將孟州王屋縣陽城縣曲陽縣四處錢糧，不許解進京，俱係公主奉祿修宮使用。公主領旨謝恩，卽喚能工匠人重修玉陽萬壽宮，並天壇頂三宮，八觀九庵，不僅二載，換然一新。大功完畢，又修

設黃綠經，延大醮。七日七夜，感動西王母娘娘，起奏玉皇上帝。上帝卽差王母領旨，暗落雲頭，往下觀看。只見雲霧靄靄，瑞氣騰騰，發水一洒，員外夫婦超凡入聖，各歸天宮。

詩 王母領旨下天台 楊枝一洒離塵埃

曰 真定仙體臨凡世 居家人等上天宮

西王母駕祥雲親來點化 度化他一家人早上天宮
侯員外老婦人騰空去了 撇家緣付嬌兒王桃兒童

麻姑得了道功成果滿
功成就虎隱山龍歸蒼海
今夜晚演一本麻姑寶卷
有智人聽寶卷改惡向善
我二人再想要多說幾句

兩家兒成就了親上做親
普天下人讚嘆真定修行
寶卷完功果滿各回天宮
勸天下男共女個個回心
無智人聽寶卷耳邊過風
卷本上無了字記也不清

詩 七寶林中七寶台 寶蓮寶樹寶花開
曰 演罷寶卷言道德 三人舉步下瑤台

宣統三年新正月吉日直隸省宣化府萬全縣張家口
信士 弟子 李正旺田全真李潤劉守修李菊貞爲求
先亡父母宗親高超極樂永享清福捐貲重刊廣佈
流傳



章福祥捐大洋二元

三縣劉崇正捐大洋二元

丁玉書捐大洋二元

